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為

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捲 柎音杯捲丘圓反○性者人生所稟之天

理也杞柳柎柳柎捲屈木所為若厄匪之屬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

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為

孟子卷之六

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于

之言而為仁○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義之禍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

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

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

湍洄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湍波流

變之近於楊子善惡混之說○湍波流

言水誠不

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今夫水搏而躍

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今夫水搏而躍

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

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

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搏擊也躍跳也

顙顙也水之過顙在山皆不就下也

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

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

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告子曰生

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告子曰生

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告子論性前後四章語雖不同然其

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告子曰生之謂

所謂作用是性者畧相似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自羽之白也猶白
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
同○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
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
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
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
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
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
非而不能對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
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
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
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
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
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
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
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紛紜錯而此
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
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
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告子曰食色性也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以人之
知覺運動者
為性故言人之其食悅色者即其性故仁愛
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
用力於仁而不
必求合於義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

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為長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

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

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

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上異於二字疑

行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

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

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

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

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曰吾弟

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

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

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言愛主於我故仁

義在外曰者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者吾炙夫物

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者炙亦有外與者與音

扶○言長之嗜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

以食色為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自篇

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辨屢屈而屢變其說以

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

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孟季子問

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孟季子疑孟仲子

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所敬之人雖在

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在外也。鄉人長於伯兄一

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伯長

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公

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

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

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

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

在鄉人。惡平聲。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季子

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

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

則飲食亦在外也。此亦上章耆炙之意。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畧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公

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亦生之謂性，食色

性也之意近世蘇氏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

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

好暴好去聲○此即湍水之說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

是故以妻為君而有象以瞽聵為父而有疵

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

比干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而書稱微子為

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與平聲

垂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乃若發語辭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知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夫音扶○才猶材質人之能也

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

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

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

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

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惡去聲舍

上聲蓰音師○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

詩曰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

好是懿德

好去聲○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

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辯而自明矣○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

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也。賴，藉也。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賴藉而為善。凶年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麩音牟。

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麩大麥也。耰覆種也。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

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故龍子

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為之屨，雖

未必適中，然必似足形不至成蕢也。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牙

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

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

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

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者與嗜同下同○

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

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

所和之音則天下皆以為美也。惟目亦然至於于都天下莫

不知其姣也。不知于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古姣

卯反○于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

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

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

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然猶可也

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犬豕是也程

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

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

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

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

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

得○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

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

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蘗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牛山齊
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爲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斷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蘗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蘗而牛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

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且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桎亡之矣桎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良心者本心也平且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桎械也反覆展轉也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

平且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者但其發見至微而且晝所為之不善又已隨而枯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寢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且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聲○山木人心其理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

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且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程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愚聞之師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惟持守之即在爾若於且晝之間不至枯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且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宜熟玩而深省之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

步卜反見音現○暴温之也我見王之時少
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誦諛雜進之日多是
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
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今夫奕之爲數小
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奕秋通國之善
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專心致志
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
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
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奕圍棋也數技也致極也奕秋善奕者名秋也繳

以繩繫矢而射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
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
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
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
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
愚然賢人易踈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
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
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孟子曰魚我
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
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
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舍上聲○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眾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彜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為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設使人無秉彜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為之矣。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

患而有不為也。

由其必有秉彜之良心，是

是

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

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喪去

聲○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眾人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存之而不喪耳。一簞

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之，

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音食

嗣噉呼故反，蹴予六反。○豆，木器也。噉，咄啐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為潔也。言雖欲食之，急而猶惡無禮，有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

之本心欲惡有甚於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生死者人皆有之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
 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為去聲與平聲○萬鍾
 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
 所增益也所識窮乏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
 乏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有羞惡之心此
 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蓋理義之心
 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亦人所易昏也鄉
 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
 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
 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
 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噍躠之食今乃為此三
 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
 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
 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
 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
 於斯焉○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仁者心
 之德程
 子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然但
 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
 人心則可以見其為此身酬酢萬變之主而
 不可須臾失矣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
 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舍其路而弗由放
 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舍上聲○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人惕然有深

處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

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

弗思而已矣愚謂上兼言仁義而此下專論

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

中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

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

則昏昧放逸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

發明矣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

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

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

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孟子曰今有無

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

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伸同為去聲○無名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

指手之第四指也

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

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

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

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二木名。

○季子曰：人之於身也，兼

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

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

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然欲

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體有貴賤，有小

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

人，養其大者為大人。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今有

場師舍其梧櫜，養其楸棘，則為賤場師焉。舍

聲，櫜音賈，楸音貳。○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楸，梓也。皆美材也。楸，棘小棗，非美材也。養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

也。狼善顧，疾則不能故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為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飲

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

哉？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為尺寸之膚而

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

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曰：鈞是人也。或

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

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

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

為大人而已矣。官之為言司也。耳司聽，目司

視，各有其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

矣。心則能思，而以思為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為大。若能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為大人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此，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作此字於義為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渺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糲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徃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所存者，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

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樂音洛
○天爵

者德義可尊
自然之貴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爲吾分之所當然者耳
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今之人

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

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要音邀
○要求也脩

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
天爵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
而亡○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

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
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

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
謂人以爵

位加已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
卿也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
而使之賤矣若良貴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

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

也今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聞去聲○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
也膏肥肉梁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
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
良貴也○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

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與猶助也

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

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

所為有以深助亦終必亡而已矣言此人心亦且自

於不仁者也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孟

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莠

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莠音蹄稗音蒲賣反夫音扶○莠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莠稗之熟猶

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

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

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孟子曰

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孟子曰

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古

侯反○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大匠誨

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規矩匠之法

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也○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是則

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况聖

道乎

告子章句下 凡十 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任平

聲○任國名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色與禮孰重任人復問也曰

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

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

親迎乎迎去聲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緇以告

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於如字○何有不難也

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委反○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

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金重於羽

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金本重而

帶鈎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羽本輕而一輿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取食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

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帝同

古字通用施智反○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人倫食色之

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但有輕重之差而已往應之曰紵

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

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

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紵音軫摟音婁○

子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其輕重固有大小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聖賢於此錯綜斟酌毫髮不差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所以斷之一視於理之當然而已矣

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趙氏曰曹

來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孟子所嘗言也來聞來三十

尺湯九尺今來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

如何則可曹來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曰奚有於是亦

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

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

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勝平聲○匹字本作禮

說匹為鴛是也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舉移千鈞徐行後長者謂之

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

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

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為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並去聲○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間淺陋麤率必其進見之時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

之如此兩節云

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

之間則性分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無不可師不必留此而受業也○曹交事長之禮

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意亦

不屑之教誨也○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人之

詩也垂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高子齊人也小弁小

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甲又得褒姒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甲於是宜甲之傳為作此詩以叙其哀痛迫切之情也曰固哉高舉之為詩也有

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
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
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曰凱風
何以不然凱風坤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
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

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磯音幾○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

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

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宋

桓將之楚季子遇於石丘桓口莖反○宋姓

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曰吾聞秦

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

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音說

稅○時宋極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按莊子書有宋鉞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強聒不舍疏云

齊宣王時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曰朝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

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

號則不可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

以利為名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

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

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

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先生以仁義說

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此章言休兵

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孟子居鄒

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子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以幣交則不必報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

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聞

矣屋廬子知孟子之處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隙而問之問曰夫子之

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為其去聲下同與平聲○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曰非也

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

享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為其不成享也孟子釋書意如此屋

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徐氏曰季子為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不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去聲○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垂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楊氏曰伊尹之就湯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相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季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為魯相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髡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曰盧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

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刑何可得與與平聲

美事見前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前篇

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

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

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縣駒齊人善歌高唐齊

西邑華周杞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苜其妻哭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髡以此譏孟子仕

齊無功未足為賢也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

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

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

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稅音

脫為肉為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

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于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

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

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

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固

非衆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爲，豈髡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

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

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夏昆吾、商木

天子適諸侯，

天子適諸侯，

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

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

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

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措克在位，則有讓。一

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

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

討。五霸者，撻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

者，三王之罪人也。

朝音潮，辟與闢同。治去聲。○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

也。措，克聚斂也。讓，責也。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伯連帥帥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聲其罪而伐之也。撻，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天子之命也。自入其疆，至則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
斂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
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
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
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
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斂所治反籜音秋好去聲○按春秋傳信

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匱書加於牲
上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
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也賓賓客
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士
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
廣求賢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
必得必得其人也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
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不得曲為隄防
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遏籜鄰國
凶荒不得閉籜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
封國邑而不告天子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
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長上聲○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

也君之過未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
○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
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
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
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孟子
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然五霸得罪於三
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
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
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
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
其謬哉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魯臣季子曰不
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
之世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一戰勝

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是時魯蓋欲使慎子

子言就使慎子善戰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

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滑音骨○滑滑音骨曰吾明告子天

滑釐所不識也釐慎子名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

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之常制也周公之封於

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

四書集註
孟子卷六
三十一
儉於百里

二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之意也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

所損乎在所益乎

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矣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

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

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當道謂事合於理志仁謂

心在於仁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

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為去聲辟與關同鄉與向同下皆同○辟開墾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

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

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結也與國和好相與之國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

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

○自

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自圭名丹周人

十分而取其一分林氏曰按史記自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樂觀時變人棄

四書集註
孟子卷六
三十一

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其孟子曰子

之道貉道也貉音陌○貉北方萬室之國一

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孟子設喻

不可也圭亦知其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

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

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北

五穀黍早熟故生之養殮以飲食饋客之禮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

君子如之何其可也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

是無君子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因

辭以折之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

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而稅

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是小貉小桀而已○白圭曰丹之治

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自孟

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順水之是

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壑受

也水處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

也

所惡也吾子過矣

惡去聲○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

以害人則與洪水之災無異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惡平聲○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

○**魯欲使樂**

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

知去聲○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

疑而歷問之**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曰其為人**

也好善

好去聲下同

好善足乎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

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

夫苟

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

善

夫音扶下同○輕易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

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

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

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

訑音移治去聲○訑訑自足其智不

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

於有以來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

子曰所就三所去三其目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

則去之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其

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

而後去之仰視蜚鴈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

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

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

可受也免死而已矣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

此又有悔過之言所以可受然未至於飢餓

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季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

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傅巖武丁舉之膠

鬲遭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

桓公舉以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

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奚事見前篇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
 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降大任
 以下是也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使之所
 為不遂多背戾也動心忍性謂竦動其心堅
 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而
 言耳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人恒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
 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恒常也猶言大
 驗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
 後能改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

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
 燭於幾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然後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
 能警悟而通曉也

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此言國亦
 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樂音洛○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
 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樂矣○尹氏曰言
 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
 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
 已矣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
 而拒絕之所謂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

能感此退自脩省則是亦我教誨之也○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卷之六終

孟子卷之七

朱熹集註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殀壽

朱熹集註

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殀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

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故君子脩身以俟之所以順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受乎此也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壓之禍

盡其道而

死者正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

桎梏死

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皆人所

取非天所為也○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孟子

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

在我者也

舍上聲○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有道

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垂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誠實也言反身而誠則樂莫大焉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

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强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强上聲○强勉强也恕推仁矣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强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

得而仁不遠也○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

○垂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者知之

明察者識之精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以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垂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

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 ○垂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者吾所固

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 為機變之巧

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

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

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

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

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况

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在道而

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孟子謂宋句

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句音鉤好語皆去聲○宋姓句踐名

遊遊說也

人知之亦賢人不知亦賢

趙氏曰

得無欲之貌

曰何如斯可以賢賢矣曰尊德樂義

則可以賢賢矣

樂音洛○德謂所得之善尊

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

故士窮不

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

義見於行事之實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

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望也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治而今

果如所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此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

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夫音扶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

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孟子曰附之以韓魏

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歆音坎附益也韓

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

○孟

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以生

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拂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

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皞同皞皞廣大自得之

貌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如天之自然乃王者

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虞必有違道干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令人

怒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

知為之者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

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殺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

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

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

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是其德業之盛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程子曰

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尤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政謂法度禁令

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

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

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

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不係於人孩提之童

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

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仁義也○孟子曰舜

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

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

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

無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孟子曰無為其所

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

反是心則所謂擴克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孟子

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

知去聲疾丑刃反○德慧者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疢疾猶災患也言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

其所不能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

深故達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

術知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

為容悅者也阿狗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有安

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

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忘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

而後行之者也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

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不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

者也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

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

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惟聖者能之。○孟子曰君子有

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

之其樂可知。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程

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得天下英

○

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

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爲何如哉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焉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

勉哉○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

焉樂音洛下同○地闢民聚澤可遠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其道

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君子所性

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去分

聲○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君子所性仁義禮

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益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益烏浪反○上言所性之

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根本也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益豐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程子曰晬面益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

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

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以為已歸矣。辟去聲。下同。大他蓋反。○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

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

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

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

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

前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

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

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

餒之老者。此之謂也。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

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孟子**

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

用也

勝音升。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

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

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

焉於虔反。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不愛者

多故也。尹氏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

○孟子曰孔子

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

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

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大

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觀水有術必觀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意

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

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於容光之際無

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

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

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

必以其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乃能至也

舜之徒也

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雞鳴而

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也

欲知舜與蹠

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

未耳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

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

孟

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

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

利天下為之

放上聲○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

也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

也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執其中近道也權稱錘

也所以稱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

矣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

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

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矣**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

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執中者

害於時中皆舉一而廢百者也○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揚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揚墨而已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

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

害人心亦皆有害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

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無以飢渴之害

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

則過人遠矣○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厄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

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辟讀作譬輒音及與仞同○八尺曰仞言

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

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孟子

道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孟子

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歸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或曰蓋歎世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

功烈如彼其卑也○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

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

之民大悅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

餘見前篇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

與與平聲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

志則篡也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公孫丑

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

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

是餐七丹反○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

之意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墊齊王之子也上

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孟子

曰尚志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

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

之事備矣惡平聲○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

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

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

信其大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

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

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

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賢哉 ○桃應問曰舜

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事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

問

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
極非以為真
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

矣言卑陶之心知有法而然則舜不禁與與平

聲○桃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應問也夫音扶惡平聲○言卑陶之法有所傳受也然

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然

則舜如之何桃應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蹠

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

天下蹠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蹠草履也

天下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已不知有

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

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

子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

以為心者莫非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

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量而天下無難

處之○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事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

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

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謂所處之

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孟子曰張鄒

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皆云

也姜文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

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

也

孟子卷之六

乎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粹然見於面魯君之

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

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埳澤宋城

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

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交接也畜養也獸謂

犬馬之屬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程子

曰恭敬雖因威儀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

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拘留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

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

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

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

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

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

替之喪猶愈於已乎已猶止也孟子曰是猶或紿

也

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

而已矣道紛之忍反○紛戾也教之以孝弟之

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

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王子有其母死

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王子有其母死

者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為去聲○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

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傳為請於

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時又適有此事丑

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

冠麻衣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

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也曰是欲

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

之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言王子欲終喪

得加一日猶勝不如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

禁而自不為者耳○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

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示之至○垂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

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

不有如時雨化之者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

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效亦猶是也若

孔子之於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與材同此

顏曾是已各因其所長

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有答問者，就

問而答之。若孔孟有私淑艾者，艾音又。○私

之於樊遲萬章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

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此五

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

人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

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

也。幾音。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非

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率，彎弓之限也。

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以徇學者之不能也。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

如踊躍而出也。因上文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

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

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藏。○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

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

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

有勲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

二焉。長上聲。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

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者。此言君子雖誨人，不

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

也。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其進

銳者其退速。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

過不及之不同然。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

卒同歸於廢弛。然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

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

時，用之有節。程子曰：仁，推已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則有序。揚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理一而分殊者也。尹氏曰：何以有是差等？一本故也。

無偽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

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

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

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不

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

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歎，昌悅反。○三年之喪，服之重

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弊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公孫丑曰：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

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

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惠王以下孟子答

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

仁之禍由疏遠親 ○**季子曰春秋無義戰彼**

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

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 **征**

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

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季子曰盡信書則不如**

無書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

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

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及政施仁之法而已 **仁人無敵於天下**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杵春

或作鹵楯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

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感且長

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

戰大罪也

陳去聲○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焉

好去聲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武王之伐

殷也韋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賁音奔○又以武

主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

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

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是商人稽首至

地如角之崩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焉於虔反○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孟子曰梓匠

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

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

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果說文作裸烏果反○飯食也糗乾

構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

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孟子曰：吾

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

也。一聞耳。

間去聲。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

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大半之稅，此以賦歛為暴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為阱國中，此以園囿為暴也。後世為

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孟

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也。

○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周于利者，凶年不能

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

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

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

○孟子曰

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無禮義則上下

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

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矣。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

得天下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

得丘民之心。鄉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

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

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

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

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

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祭祀不失

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

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

寬，奮乎百世之上；句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

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

乎？與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孟子曰：仁也

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

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

○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孟子曰：孔子之去

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

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重○孟子曰：君子之

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

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趙氏

曰：貉，姓，稽，名。為眾口所訕，理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訕賴。○孟子曰：無傷

也。士憎茲多口。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今本

也。

皆從心蓋傳寫之誤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詩邶風柏舟及大雅

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愠怒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大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愠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尹氏

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

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

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憂○徑小路也蹊

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孟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尚加尚也

禹之樂過於末主之樂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

堆蠡音禮○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齧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齧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也

曰

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豐氏曰奚

與平聲○豐氏曰奚

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末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先時齊國嘗饑，孟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孟子曰：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於貧賤，蓋

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撻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於貧賤，蓋

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限制則是亦有命也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

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身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

求之以後五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

張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浩生不害問

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

曰浩生姓不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

謂善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也

有諸已之謂信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

信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充實之謂美

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充實而有光輝之

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

加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民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非聖人之上又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有一等神人也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

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

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

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季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

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

今之與楊墨

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

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胃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

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

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舜用其三而父子離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

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并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

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孟子

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

必及身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孟成括仕於

齊孟子曰死矣孟成括孟成括見殺門人問

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

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

矣孟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

○孟子之勝館於上宮有業

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

業而未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

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

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

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端也

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

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

義不可勝用也

勝平聲○充滿也穿穿穴踰踰墻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

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踰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

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結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結

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

也。今人以舌取物曰

也。今人以舌取物曰。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季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聲○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此謂守約而施博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

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

病○**季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性者得全

於天無所污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

行並去聲○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

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君子行

法以俟命而已矣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

道夕死可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

君子所以復其性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

魏巍然說音稅藐音耿○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魏巍富貴高顯

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

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榱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所謂魏巍然者我雖得志有

所不為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魏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已之

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孟子曰養心莫善

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肢

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

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曾子曰

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

不諱姓姓所同也各所獨也

肉聶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諱名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

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

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略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

論語小異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

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

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狷音絹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猶有所不為者知耻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下孟子言也敢問

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

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宰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

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檀弓又言志異乎三子者之

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

問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

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行去聲○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

見其動輒稱之不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則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

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

是獯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

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

孔子曰過

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

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

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為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

孔子之言而問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

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
踴踴涼涼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闞
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踴其禹反
闞音奄○踴踴獨
行不進之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嘍嘍然行不掩其言
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
此踴踴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
但當為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
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闞如奄人之奄閉藏之
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
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

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
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

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

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
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

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汚濁也非
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孔子曰惡

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

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

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惡去聲

音有○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為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

之常道也興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非非明白無所固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

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

若湯則聞而知之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

則聞而知之

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直反○散氏宜生名

文王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邇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

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

世之下必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

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

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

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

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孟子卷之七終

重校無誤

寬文七丁未載正月吉辰

二條通松屋町

武村市兵衛

刊行

書肆

田中長左衛門



